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2635730

10位ISBN编号：7542635735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上海三联书店

作者：叶周

页数：27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前言

2011年5月是先父叶以群百年诞辰，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并不长，45年前他受诬陷迫害，含冤去世于“文革”之初，当时他才55岁。

回望他并不长的人生，有些岁月他是可以引以为傲的，一些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他经历了、奉献了，并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，圆满地完成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任务。

在父亲叶以群百年诞辰即将来到的日子里，我反复端详着父亲留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，从年轻时告别安徽老家，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远赴日本留学；到壮年时与郭沫若以及其他文坛战友笔耕于重庆山城；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与家人的合影……我难忘他年轻时目光中的壮志飞扬，无惧无畏；难忘他壮年时脸上与疲惫交织在一起的舒畅笑容；更难忘他晚年的沉默寡言，和神态中隐藏的忧虑……纵观父亲的文学生涯，在所经历的各个时期，他与同时代的文坛巨擘们都曾有过十分紧密的合作。

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时期，他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领导下，历尽艰险，掩护郭沫若、茅盾撤退转移；在重庆与老舍共同主持“文协”的工作；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在香港执行潘汉年的指示，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，最后将他们安全送往解放区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他和于伶并肩打造新中国上海的电影事业；稍后，他又接受周扬的委托主编高校教材《文学的基本原理》，最终这本教材走进大学课堂，曾经滋养了无数文学人；也难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他辅佐巴金先生主编《收获》和《上海文学》杂志，在时风时雨的文坛上如履薄冰，殚思极虑，尽己所力，创建文学品牌，培养年轻一代……想起这些我终于觉得，父亲的生命不长，可是他活着时极尽了精彩！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内容概要

今年是叶以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，在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下，叶以群之子叶周编撰了一本纪念集《文脉传承的践行者》。

回顾父亲叶以群并不长的人生，他在所经历的不同的历史时期。

这本《文脉传承的践行者(叶以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)》中收入的文章，有大部分是叶以群的同时代人的文字，其中有周扬、陈荒煤、于伶、刘白羽、周而复等等，他们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生动的历史环境，和在那个环境中他们与叶以群的共同执著、奋斗。

如今，叶以群和他的同时代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们的身影渐渐远去，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们的记忆中，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、崇高的人格品质。

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史岁月中，不论是忍饥挨饿，或是经受着精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，可是他们仍然矢志不移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，自己的人民，自己的文化，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的探索。

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不朽的精神财富。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书籍目录

卷首语

- 一 上海：命运中永远的故乡
他在清晨和困惑告别
- 二 组织者 实践者 创作者
关于以群遗著的信
父亲背后的人——周扬
忆风云 咀霜雪——怀以群，聊自遣
危难见真情——以群和于伶
胜利的微笑——怀以群
胜利者微笑永存——以群和周而复
怀念以群
现代文学馆的筹建者罗荪
以群与周文合作组织的一次国际会议
- 三 重庆：难忘峥嵘岁月
以群印象
雾都重庆的峥嵘岁月
回忆南方局文委——文化组
文坛巨匠茅盾的“大管家”
在雾重庆的永诀——怀念以群
荒原中燃烧的煤
追思绵绵——悼以群
- 四 纵横捭阖勇于开拓
忆叶以群同志三二事
《海天》的天地在哪里？
——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断之一
《人世间》的前前后后——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断之二
回忆以群
难解生命之缘——以群和潘汉年
- 五 在禁锢中探索文学
《以群文艺论文集》编后记
文脉传承的践行者——以群和叶子铭
幸遇良师——记在以群同志指导下工作
追忆以群同志
心灵里的丰碑——缅怀以群同志
《收获》三十年——兼怀靳以、以群
一代人的鲁迅梦——赵丹的遗憾
与以群一起看京剧
- 六 非常年代正直做人
二十年前
二十年祭——写在父亲叶以群逝世二十周年之际
勿忘巴金的呼吁
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(节选)
永远令人尊敬的楷模——怀念老领导以群
私淑八年忆以群
从以群保存的郭沫若通信想起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以群年谱
以群著作年表
后记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章节摘录

历史是一个怪物，它时真时假，有时又真假掺杂；历史是一个弱者，谁的势力大，谁就能任意地涂抹它，肆意地篡改它；历史又时常被扮成一个娼妓的角色，随人笑，随人哭。

历史有自己的性格吗？

有自己的定见吗？

何以它常常和弱者开玩笑，和善者捉迷藏？

叶以群的路走到了一九五五年，出现了一个坎，一个大坎。

说这是一个大坎，是因为富于应变各种情况的他，不知如何过这个坎。

事情始由他一位尊敬的上级的命运突变上。

三月的某一天，潘汉年副市长应中共中央的召唤，匆匆地飞往北京，通知说是请他作为中共华东区的代表赴京参加全国党代会。

此次一去，潘汉年就再也没能回来。

后来的传说是，在会议期间他被公安部宣布作为内奸、特务逮捕关押。

当时，上海暂时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。

潘汉年走后不久，以群的第一个儿子过生日，原先说好的，一定要请孩子的干妈潘汉年的夫人董慧吃饭。

可是这天家宴都已准备好了，就是迟迟不见董慧光临。

以群在妻子焦急的催促下，往潘府打了电话。

打完电话，以群神色黯然地回到餐厅里，他告诉刘素明，接电话的是潘府的警卫，说董慧也已离沪去了北京。

“她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？”

以群百思不得其解。

他料想不到这就是他和潘汉年、董慧的永诀，从此往后，谁都不可能再见到他们尊敬的、平易近人的潘副市长和待人和蔼、温厚的董慧了！

四月中旬的一天，以群接到市委通知，前去参加了一个小型会议。

在会上他看到面色清癯、仍在住院的于伶也应召前来，便悟出了会议的不同寻常。

主持会议的人郑重宣布：潘汉年是“内奸”，已于四月三日被中央批准逮捕接受审查！

到会者必须严守秘密。

并且，限在两天之内，每个到会者必须写出揭发检举材料，越具体，越详细，越快越好！

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以群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华东医院南楼于伶的病房。

平日来客不断，充满着欢声笑语的于伶病房如今显得异常的清寂，此中原因只有于伶和以群心里明白。

于伶给以群让座，以群便闷头坐着，两人相对无言，让寂静陪伴着他们。

良久，以群抬起了头，呆呆地望着于伶，于伶也望着以群，可是依然是相对无言。

两个小时就在相对默坐中过去了。

一位护士推门进来送饭，她放下东西迈着急促地碎步逃跑般地奔出了病房，她无法忍受幽暗的病房里的压抑气氛。

“你吃饭吧。”

以群站起身要走，他的目光正好落在病床上小几上一叠厚厚的稿纸上，他知道被沉疴缠身的于伶，仍然每天在写着沉重的检查。

“你保重！”

以群留下极简短的三个字走了。

以群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上影厂，这个由于伶和他及几位副厂长在凌乱纷杂的矛盾头绪中梳理清楚，在一片无秩序状态中扶植起来的新中国第一大电影基地。

当全厂上下，甚至是与以群最亲近的工作同志都还在猜测：于伶和以群出了什么事时。

于伶和以群已经接到张春桥宣布的市委决定：撤销于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职务、叶以群的副厂长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职务。

作为潘汉年的同奸同伙的嫌疑，他们被勒令接受审查。

审查，审查，无尽无期的审查！

五四年审干时不是都审查过了么？

可是这回不同，这回你是国民党潜伏的大特务潘汉年的同伙！

以群只是这样安慰自己。

可是同时又叫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潘汉年这样一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，何以一夜之间成了潜伏的特务，并且有人说：他常常在自己那辆行驰的汽车上向敌人总部发报；解放初期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就是他策划的……真乃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

四十四岁正当壮年的以群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，天天枯坐在寓所的书房里回忆往事，回忆与潘汉年的交往，回忆自己的历史……与潘汉年的交往有案可查，历史不长，活人犹在。

他们意在纠缠我的历史，我坐过国民党的牢。

以群推开桌上摊开的稿纸，离开书桌在屋里踱步，强迫自己去回忆那段噩梦般的历史，是他十分不愿意的。

中国人似乎存在着一种偏见，被捕即意味着叛变，没有变节何以能活着出狱？

似乎成了某些人惯用的口吻。

从现代看，哪一个被捕者出狱后能不遭受冷眼和无端的防范？

从近几年看，多少志愿军战士在朝鲜英勇拼杀屡立战功，就因为做了战俘，回国后被无端诬陷为特务、叛徒。

这样的现实以群身受过，也早有耳闻，可是偏偏他也属于被捕者的行列，这是令他万分痛苦的。

有战争就会有战俘，有角逐就会有囚徒。

这样的道理似乎中国人不能理解。

中国的官不能理解。

以群站在窗前，平视着漆黑的遥远的天空，似乎要从天幕上追忆自己二十年前的记忆。

他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已的手腕，手腕上至今仍留着坐牢时戴手拷的痕迹。

一九三四年，二十三岁的以群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，这年的夏天异常的炎热。

本已使人烦躁不安，一天以群又突然从报上读到一条消息，几乎使他年轻的生命窒息过去。

一位以群非常熟悉的“左联”盟员被捕后在报上发表宣言，说是叶以群介绍他加入了“左联”，公开了以群的正式身份。

报上的宣言给以群的社会活动造成极度的不便。

可是不几天，这位盟员又散布了谣言，说叶以群已经变节自首。

与以群联系的上级组织听到这则消息，立即断绝了与他的联系，而只是派一个人偶然地与他接触一下。

就此，以群的工作没了着落，生活来源和活动经费顷刻断绝。

他陷入了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困境。

但是为了保持与下层组织的联系，以群必须去借钱。

一天，他叩开了四川北路上鲁迅寓所的门，他想请鲁迅先生代他转一下关系，使之与组织接上头，并且想向先生借些钱。

记得那天鲁迅坐在书房里半旧的圆椅上，一面吸着烟，一面不停地对以群讲着和他关涉的一些文人的故事。

说到自己常常被人骂的事，鲁迅说：“被骂，我是不怕的；只要骂得有道理，我一定心服。

然而，总以骂得无道理的居多，譬如现在常常有人骂我是‘讽刺家’，其实我说的并不是什么‘讽刺’，倒都是老老实实的真话。

平常应酬场中，问到别人的姓名籍贯，总是‘贵姓大名’，‘府上哪里’；你说了姓名，别人不管有没有听见，总是‘久仰久仰’，你的出生地不管是怎样冷僻的乡村角落，人家总是大地方大地方，大家都认为老实话，其实这明明是：‘讽刺’。

真的‘讽刺’，不称‘讽刺’，于是老实话反变成‘讽刺’了！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”鲁迅毫无倦意地滔滔说着，每一段话都像一篇经过深思的文章，但在他说来，却又是毫不费思索的。

可是以群没有心思去听鲁迅的妙言，他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坦率地告诉了鲁迅。

鲁迅立刻说：“我这里只有十块钱，你先拿去用一下，我现在也刚刚弄得没有钱，迟两天，可以再想些办法。

”“十块钱已经足够了。

”其实以群最多也只希望借到十块钱，可是一听鲁迅自己的窘迫状况，以群又迟疑了，“先生，您自己呢？”

”“我不要紧，我不要紧。

”鲁迅坚决地说。

以群拿了钱就要走，鲁迅又叫住他，“送本书给你，很可以看看。

”他说着，一面解开一个包袱，拿出一本用日本式的黄色硬纸套装帧的书，书脊上印着三个红字——《引玉集》。

以群接过书，打开翻了一翻就想走。

鲁迅又急忙把书拿过去，整整齐齐地包好，套上橡皮筋才重新交给以群。

以群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暂渡难关。

可是不几日后，在北四川路上，他与夫人梁文若在与“上海反帝大同盟”干事碰头时，三人同时被捕。

以群被关押狱中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了在杭州开店的父亲那儿。

父亲便准备了钱物四处托人去通关系，保释以群。

父亲找到了以群的堂兄叶元龙（解放后是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），当时他是国民政府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，通过他出面，以群被关押了半年多后，终获保释。

……

<<文脉传承的践行者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